

每一朵油菜花都像顽皮的女儿

——许之格诗集《花间集》的母爱叙事

高峰

诗人许之格赠我诗集《花间集》已有半年。时值盛夏，我想这本以花为名的诗集应当慢慢品读，待到明年春暖时节，或许能有所感悟。

诗集时而置于书房，时而摆在客厅，宛如一束被我不断挪移的鲜花，始终散发着清幽芬芳。我期待着某片花瓣上突然飞来一只蜜蜂，用它的蜇刺痛我那一刻。

然而转年退休后，生活骤变。沉浸于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中，整个人的心境已然不同。春日里，又遭遇来势汹汹的DeepSeek（注：此处补充完整AI名称），更令我对自己写作产生怀疑，一时竟至无言。

在县文艺精品颁奖典礼上与许之格邻座时，愧疚之情油然而生。我当即决定不再拖延，带着《花间集》来到合肥。当读到第二辑“花外音”时，那种刺痛感瞬间击中了我。

最打动我的，是在母爱的馨香中，每一朵油菜花都像顽皮的女儿。这般的意象。

《病床上的母亲》《母亲睡着的样子像一朵花》《母亲累了》《娘，我只有想您才写诗》……从母亲患病到离世，再到追忆，情感层层递进。2015至2021年间，诗人情感

的积累与迸发清晰可辨。季节更替象征着母亲生命的轮回与母爱的永恒……诗人刻画母爱的手法浑然天成，情感叙事自然流淌。每首诗都有不同的时空场景，却统一于同一主题——将记忆碎片化作失去母亲后绵延不绝的追思。语言简洁却充满画面感，如“母亲睡着的样子像一朵花”，既生动又饱含深沉哀愁。

在《故乡的梨花》中，“母亲，我想你的时候/梨花忽然就开了。这些开在南塘的梨花/正是您头戴凤冠，身披霓裳，一路烟花飞舞，摇曳着春天向我走来”。将对母亲的思念与梨花绽放相联系，以优美意象展现母亲如春天般美好的形象。

《秋天的诉说》里，“昨晚，梦到我娘/一身素衣在结满葡萄的古藤下念《圣经》/秋风沙沙，传来阵阵果香/娘不识字，她念的无非是/感谢主，感谢上帝/保佑我的子女四季平安/却唯独不说她自己”，通过梦中母亲为子女祈福的场景，展现母爱的无私与深沉。

《打谷场上，母亲身影像一片成熟的庄稼》中，“母亲的身影像一片成熟的庄稼/在孩子们嬉笑打闹声中/与秋风中往下

坠……她肩扛起的秋天模样/堪比油画里任何一个虚拟的女神/她让稻谷饱满，让四季分明/她低头挥手之间，万物生”，将母亲比作成熟庄稼，凸显其勤劳与对家庭的奉献。

“母亲已无昼夜交替/她不知道，秋天在她松弛的眼睑上结满了秋霜”，诗句中时间刻度双向回溯，在母亲衰老的眼眶褶皱里发现整个季节的痕迹，将乡土诗中的母爱符号升华至极致。

“老许，我们回家吧/像是天使坠落的声音”，母亲的话语在此并非悲伤载体，而是化作另一种母性声音，被儿女在回廊中聆听。“天使坠落声”将生命哀歌抒写为宗教救赎。

“雪白的梨花/风吹，即落/如不谙世事的少年”，这是超越界限的生命共感。花瓣飘落与少年懵懂并置，形成复调共鸣。在此场景中，母亲与死亡达成微妙和解，白发成为生命流转的见证者。

或许因女性诗人的天性，字里行间自然流淌着母性光辉。倾注母爱的诗篇占据诗集大半篇幅，其余诗作似都为衬托这母爱之光。读到此处，我终于有话可说。

幸会“林道静”

谢明

谢芳老师不幸辞世，半年多来，这位激情满怀，亲切温暖的老艺术家形象，在我脑海中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徜徉于哀伤的思绪中，一段珍贵往事，在心中鲜活而明亮。

我与谢芳老师的交集，始于文学，缘于银幕。知晓谢芳老师前，我在被窝里，打着电筒，捧着小说《青春之歌》，先认识“林道静”的。在众多红色经典当中，《青春之歌》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在党领导下，爱国学生运动和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。它对青年成长的关注，对青春力量的颂扬，有其内在的特殊性和代表性。后来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、歌剧等，尽管艺术形式不同，但其始终洋溢着真挚而饱满的激情，影响了一代中国青年，尤其是电影《青春之歌》中，谢芳老师对“林道静”的深刻理解和投入，情感表达细腻、准确，肢体语言优雅、精准，人物性格刚毅、柔和，把“林道静”演绎得曲尽其妙，出神入化，成为中国电影史和观众心中不朽的艺术形象！

我的青春，我的中年，乃至今日，“林道静”陪伴我一路走来。

也许是机缘的巧合，也许是冥冥之中，老天回馈，刹那间，在我生命中闪耀出一道不可磨灭的星光。我有幸与心中的偶像——“林道静”，有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。

2011年元旦刚过，在北京歌坛闯荡，颇具人气的家乡友人，邀我参加其主创的“百集系列迷你电影《睡美人》”观影会。

走进现代、大气、豪华的观影厅。见到我，老乡免去了客套，忙不迭地对我说，“给您引荐一位与您同姓的老艺术家。”我还在估摸是谁时，已被拉到一位年近古稀的女同志背后，老乡轻唤：“谢老师，这位是我的老乡，与您同姓！”

老妇人闻声，微笑转身，目光对视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霎时，回过神来，面前笑容可掬，端庄得体的慈祥老人，是闻名遐迩，我仰慕已久的谢芳老师！她微微侧了一下身体，伸出右手，与我握手，并示意我上前倚她而坐。

“我老了，腿脚不方便站起来，不要认为我在耍大牌呀！”说完，她自己先笑了。笑声，温和、爽朗和真诚，让我如沐春风。这位塑造林道静、陶岚等众多艺术形象的艺术家的，是一个时代的符号，是激励无数人的精神偶像。

谢芳老师的生命之门，永远地关闭了。匆匆相见，是短暂的一瞬，她的笑容，她的眼神，她的声音，她的低调，仍是那样立体、丰满、真切，如同“永远的林道静”，长留在我心中！

张目，谢芳老师的爱人，著名歌唱家。他闻讯急忙赶来，我也趁机喊来女儿，摄影师帮我们拍下了一张温馨，且弥足珍贵的合影。那一刻，我仿佛感受到了一种家族的温暖，一种近似血缘的亲切。

谢芳老师的生命之门，永远地关闭了。匆匆相见，是短暂的一瞬，她的笑容，她的眼神，她的声音，她的低调，仍是那样立体、丰满、真切，如同“永远的林道静”，长留在我心中！

“我老了，腿脚不方便站起来，不要认为我在耍大牌呀！”说完，她自己先笑了。笑声，温和、爽朗和真诚，让我如沐春风。这位塑造林道静、陶岚等众多艺术形象的艺术家的，是一个时代的符号，是激励无数人的精神偶像。

谢芳老师的生命之门，永远地关闭了。匆匆相见，是短暂的一瞬，她的笑容，她的眼神，她的声音，她的低调，仍是那样立体、丰满、真切，如同“永远的林道静”，长留在我心中！

军营里的那些事

(组诗)

杨定祥

立正
60度的角，支撑起的精气神是青春阳光的标杆
挺拔傲然的姿势
连队风中的白杨也有些羞涩

钢枪
是战士坚硬的诗行
它的平仄，在热血里律动
鲜红的意象
力透纸背的惊叹

军装
有着金戈铁马的气魄
镌刻着华年闪烁的荣光，挂在胸膛
英姿勃发，是天下最亮丽的绿色风景
让森林和花朵失色

班务会
钢枪也站成队列
腰带上的钢扣
在灯光里微微发烫
你一言我一语
满腔热血调成一杯茶
泡开浓浓的兄弟情谊

齐步走
刀切成的排面，像一字长城
在时代进行曲的节拍里
威武，雄壮，铿锵

诗
值日表最下方
一颗颗红星
正在练习匍匐前进

歌
月光在钢枪上校准刻度
全连的呼吸渐渐对齐
成为大地上最沉稳的
那个脉搏

副刊
本版责任编辑：流冰
邮箱：543385541@qq.com

旧物

刘新宇

书房一隅，堆叠着几只旧木箱，盛满被时光遗忘的旧物。这些杂物如同退潮之后遗留在沙滩上的贝壳，曾经光彩熠熠，如今却沉默地栖身于角落，被尘埃默默覆盖。

箱子里躺着一支“英雄”牌钢笔，笔杆、笔帽早已黯淡无光。我轻轻拧开笔身，发现墨囊早已干瘪龟裂。我忆起初中时，父亲用微薄的工资将它买回来递给我时眼中的期许。那时，这钢笔曾伴我伏案疾书，在无数个灯下夜晚留下字迹；如今它沉默地躺着，仿佛一枚锈蚀的勋章，只铭记着当年灯下父亲无声而灼热的凝望。

箱子深处还散落着几封泛黄的信笺，是少年时代挚友的手笔。信纸边角已微微卷曲，字迹也淡了，如同褪色的青春。信中那些热切的约定与天真的忧愁，如今读来恍如隔世。纸页脆弱，几乎一触即碎，那些曾经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少年心事，却依然在泛黄的纤维里微微搏动。

箱子底，还压着几张旧邮票。邮票上的图案依稀可辨，邮戳的墨痕却早已模糊不清。这些方寸纸片，曾承载着多少等待与牵挂，飞越千山万水？如今它们安静地躺在箱底，如同沉船遗落的航标，标记着情感曾经穿梭往返的航线。

我拂去旧物上的浮尘，它们依然静默无语。

时光如水流逝，冲刷走鲜亮的外壳，却将最深沉的回响沉淀其中——这些旧物如同记忆的铜绿，越磨越亮，越在幽暗处映照出生命温润本真的光泽。



诗与画
一池翠色
荷叶田田
澄澈如洗
粉霞隐绿坪
花开半朵
羞羞湿湿
微风轻拂
似在诉说
这夏日的
温情

摄影 肖明
配诗 流冰

品味麦子

矫友田

麦子，一个普通的像脚下的黑土一样的名字。然而，就是这个普通的生命，滋养了我的祖先，我的父辈，我的生命和我的希望。

我仰慕麦子，在我的意识里，再没有一种庄稼的个性，能够比麦子更加坚韧和充满活力了。

秋天，当我把那一粒粒饱满的麦种撒播进土地的时候，我的希望也开始伴随着它们一起孕育。麦子是绝不会嫌弃土地贫瘠的，就像狗不嫌家贫一样忠实，只要麦子的生命一融进土壤，它们便知道自己所要做的，就是生根发芽。

根，深植于土壤；芽，迎着朝露和阳光，渐冷的天气算得了什么呢？枯萎的杂草代表的只是怯懦。这就是麦子的信念。

冬天，是一个容易使人忽略记忆的季节。空调或炉火的温度，无形中助长了我们贪图安逸的情绪，有多少人挂念着野外的麦子呢？麦子，从来不会因为某些人的淡漠而自卑和抱怨，它们的生活仍是快乐的。尽管它们的叶片大都泛黄，但是只要你怀着一颗敬重麦子的心，你就能够发现那蓄积在黄色叶片底下的强烈生机。

我想，麦子其实是在这个略显孤寂的季节里，提前排演六月的舞蹈，提前感受六月

着春天一点点走近，阳光一天天拉长。

六月，是麦子展示成熟魅力的舞台。在热情的六月，我的脚步无论多么繁忙，我的眼神无论多么纷杂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眼前的虚荣和繁琐的欲念，携着麦子的芳香走进田野。

阳光是金色的，所以麦子成熟的色泽也是金色的。它们彼此拥抱着，沐浴着阳光，金色丰实的穗子闪烁着迷人的色泽。如果有风，它们就会活泼地舞动起来。那绵绵起伏的麦浪，像是一位音乐大师的指挥棒下，和谐地演奏着一支豪气冲天的曲目。荡涤心灵的乐符，浸透着最自然和纯朴的芳香，与阳光交融，并一起灿烂。

麦子的生命，在六月里升华！麦子在翩然倒地的那一瞬间，便意味着它们的生命已准备注入我们的肌体。站在空旷的麦茬地上，心情像六月的阳光一样炙热。想来，麦子不就是我们先辈的魂魄吗？它一直在用一种特殊的语言，向我们传达着教诲和信念！

我感激麦子！麦子的一生，值得我一辈子品味。

冬天，教会了麦子如何忍耐、抗争和冷静。所以，麦子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，眺望

是，许多报刊都要求作者提供银行卡号，用网银发放工资、稿酬，我们也因此有了许多张银行卡。银行卡多了，大多数卡使用率不高，又涉及许多大大小小的银行，最后连密码都会忘记。也有少数的报刊依然选择邮政汇款业务，每年我还是能收到一些这样的取款单。

我写的文章以短文居多，发的报刊也是各级各类，稿费差异很大。有几百上千元的，也有几十元的。一次收到一张10元的稿费单，准备再积攒几张一道去取，结果眼看快到期了也没有再收到下一笔，只好去了邮局。

这些年邮储业务很多，涉农补贴、低保、社保等经费发放业务多，涉及的人员广，我在大厅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到了窗口，又被告知去另一个兼办邮政兑付的窗口办理。业务员看看我取款单轻蔑地笑了：“10元也来排队啊！来回车费都不够。”我听了脸一红，但这毕竟是我的劳动所得啊，所以我就反问他道：“按你的意思，就是这10元我不要了？”业务员连连摇头解释说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取款通知单

朱幸福

农村交通不便，邮局网点不多，我收到报刊信件往往都比较迟。所以，我一直都想调到城镇工作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去邮局方便些。直到进入了新世纪，我才因工作变动进了县城，弥补了这一缺憾。

此时，信息技术发展迅速，网络很快普及开来，许多报刊都设有自己的电子信箱，我也换成了电脑写作，申请了好几个电子信箱。再投稿时，只要动鼠标，稿件就抄进了编辑的信箱，不但准确、方便、快捷，而且节省了信封、稿纸和邮票的花费。特别是电脑输入，文本规范，字迹清晰，省去了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苦写，我去邮局的次数也明显减少，任务也逐渐单一：买报刊、取稿费。

如果说QQ、微信的相继出现让信息传递变得更加方便快捷的话，那么网银的出现也让稿费的汇兑变得更加准确和简单。许多报刊渐渐不选择邮政汇款业务，主要是这类业务要到邮政窗口办理，对于每天要发几十篇、上百篇文章的报社来说，财务人员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了。我们县报每次去邮局汇稿费，会计都会很发愁。于

20世纪80年代，文化市场开始活跃，报刊杂志铺天盖地，在邮局订阅报刊、购买杂志等成为许多人的新宠。对于正做着文学大梦的我来说，邮局自然成了我在相当长一段日子里最常去的地方。

书读多了，就有了写作的冲动。写出的稿子悄悄从邮局寄到报刊编辑手中，若是有幸发表出来，之后的样报、稿费也是由邮递员专程送达。那时，我工作在农村，十几公里外的集镇才有个小邮局，所以，每次进城办事，邮局都是我必去光顾的地方。先是把要投的稿件放进邮筒，再就是翻翻时新的报刊，买点邮票信封稿纸之类。有时也拿着稿费通知单在窗口排队，然后在营业员诧异的目光中享受周边人的敬佩。那年月，能发表文章，还能赚到稿费，是一件很光荣的事。

记得第一次接到稿费通知单时，是《安徽青年报》给我的5元钱稿费。绿色的取款通知单，让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。本想取过稿费后把取款单珍藏起来，用作永久的纪念。邮局窗口工作人员却说他们要回收取款单入账用。有些舍不得，就问：“有没有办法能将取款单留下来？”工作人员说：“只有一个办法，你不兑付稿费，两个月后，我们会将稿费原路退回。”毕竟是我拿到的第一笔稿费，好几个同学都是我请客，所以，犹豫了一个多月，我还是拿着几乎要探干的取款单取回了稿费，买了糖给全班同学共享，买了信封和邮票备用。后来，又陆续收到一些报刊的稿费，不再纠结取款单能不能保存的事，只是用笔记本记录下发表及稿费的情况。

